

# 根

## 丘宏義

多年以前我啟程作為期一月的中國及台灣之行。這次旅行主要的性質是公務，沿途開會，做學術報告，討論等。在旅程的第一站，我到了福建省的廈門。廈門離開我祖先落籍的地方，以前的海澄縣治的新按社只有二十來英里遠。我終於完成了多年的心願之一，拜訪我祖先居住的地方，也可以說是尋我自己的根；因為我不出生於新按社，也從來沒去過。要使我說的明瞭一點，也許要先說一些和本題無關，很無足輕重的歷史小故事。中國的姓氏制度很早就有，起源不詳，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有姓氏，也有隨母姓的。可是在周朝(公元前 1122-249 年)建國的時候，隨父姓的制度才和中國的封建(也許應該說是封土)制度同時正式地成立。丘姓不是最初封土時的姓，大約是戰國時代(公元前 403 - 222 年)從另一個封土時的姓分支出來的。清朝康熙年間，借避孔子(名丘)諱的名義，下令改丘為邱。在第一次革命時(公元 1911 年前後)，有些海外的邱姓，認為清朝康熙帝的命令不合理，就自動改回丘姓。

丘族本來可以在黃河沿岸，一片土地肥沃的地方，即現在河南省區，永遠地住下去的。可是在宋朝(公元 960 - 1279 年)年間，北方的異族入侵。宋朝的文學，藝術，甚至於數學及科學，都非常發達，可是軍事很不行。在這段動蕩的幾百年間，許多家族舉族南移避亂，有的一直南移到廣東和福建。福建閩南的方言到現在還帶有不少從唐，宋朝代留下的古音。

高度諷刺性的《瘋》〔現已停刊〕(MAD)雜誌，在一期中開玩笑地替美國中西部的人下定義：「沒有種，到不了加州的拓荒者」。應用了這種可疑的邏輯，也許我的祖先們可以當之無愧地，接受一種荒謬的尊榮，被稱為「勇敢，亡命的拓荒先鋒」，因為他們一直南移到中國最南端的邊界，到福建省最南端，離開南中國海的海岸不到一哩的地方落籍。

福建省三分之二的地方都是丘陵地區，沒有什麼資源。自南移以來的許多世紀中，窮人連用甘薯和甘薯葉煮的稀粥都吃不飽。在我小時，我的祖母經常告訴我，她經常叫我的父親和我的叔叔去充滿污泥的海岸邊去摸點魚蝦來當晚餐吃。也許是因為他們血管中還流有第十世紀的「勇敢，亡命的拓荒先鋒」的血液，但是最可能的原因應該是貧窮和困苦，福建人(就這而論,廣東人亦然)是中國最早的一批航海冒險者。廣東人可能比福建人還勇敢,因為他們膽敢跨越太平洋來到新大陸，而福建人只敢渡過南中國海附近的海峽，到南洋，即南中國海的半島或島國的天堂，如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緬甸，泰國，以及台灣。真的，

絕大多數原住台灣的居民，在新加坡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國人，以及在馬來西亞的佔百分之三十五的中國人，都是福建人的後裔，許多都還會說廈門話，即閩南話。

福建閩南人經常笑自己說，早期去南洋的中國人上岸的時候，只穿了一條等於是內褲的短褲，身上分文莫名。可是因為他們努力工作的結果，在他們有生之年，許多人都聚集了使人嫉忌的財產。真的，他們的努力使得這些國家都繁榮了。目前新加坡值得令人羨慕的財資，就是他們努力的成果之一。即使不是最成功的福建人，也在世界上人類的日常生活中留下不可磨滅的標誌，如果他們的貢獻還不夠資格被寫進歷史的話。一種美國最常用的調味品之一，也是全球都有的麥當勞（MacDonald）最常用的番茄醬（ketchup），也是福建閩南人的傑作。按權威性的 Random House 大字典，ketchup，又可拼成 catsup 或 catchup，的字根，是來自廈門方語的「茄醬，ke-tsiap」。同樣地，台灣有名的沙茶醬，以及印尼及馬來西亞有名的國菜，satay 或 sartay，也是福建閩南人的傑作。這些只穿內褲，一無所有的閩南人在這些天堂島國或半島國上岸以後，就同現在剛來美國的窮人一樣，他們的第一份職業是飲食攤。這些「短褲企業家」用了當地的材料，如乾蝦，乾魚，辣椒，等等，混成一種泡料，把肉片泡入味，三片串在竹籤上，在炭爐上烤熟，吃起來有誰都拒絕不了的美味。大概是缺少想像力的原因，這些「短褲企業家」把他們的發明 - 三片烤肉 - 用閩南語叫成 '三疊' satay。最後的一位「短褲企業家」早已不在了，可是「三疊」，satay 之名沿用至今。Satay 後來傳到了台灣，把 satay 再用台灣話，也是閩南話，翻回成「沙茶」，最後再用國語說成 sa cha。而還有半通中文的老美，再從國語翻成英文，居然叫做 tea sauce。而有一位自命精通中國菜的老美專家，居然在一本食譜中，叫人用茶葉去做沙茶醬。

話說遠了，言歸正傳。我的一位外甥住在廈門，自告奮勇，替我帶路，去拜訪我的祖居地。從廈門看過海灣，新按社就在遠遠不可辨別的海岸景中，可是要過去，非得要沿海岸線彎過去不行〔現在已有王永慶斥資開的跨海大橋連接〕，一共大約二，三十來英哩左右。當我們走近時，路邊上看到不少已經蓋好，或還在蓋中的，三、四層樓的新型公寓。我的外甥很驕傲地指給我看，說是這些都是「改革」的成果。所謂的「改革」，就是把以前要打倒的資本主義再引進中國。當他在炫耀「新經濟」的成果的時候，我唯一關心的事是，是不是我只能在祖居地只看到現代式的新型公寓，而看不到我祖先居住的地方？我當然高興在祖居地看到一些繁榮的跡象，可是說實話，這些新型公寓看上去決沒有老式房屋那種雄偉的氣派。這種矛盾的心理在整個旅程中都一直持續不斷。

當我們逐漸接近我們的目的地的時候，這種困擾逐漸消失了，因為新型公寓也看不到了。最後一段的旅程要走過一片農地，地上種了捲心菜，芋頭，甘蔗和其他的農作物。我們在阡陌之間步行的時候，碰到了一批剛放學的小學生們。他們用好奇的眼光朝我們看。有一位剪平頭的，眼睛大大的，很可愛的小男孩，笑著問我們：「你們從那裡來？」

我的外甥突然大笑起來，隨口念出唐朝賀知章的詩來：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未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不到幾分鐘，我們到了一座雄偉的廟，門上有一個大匾：「邱氏家廟」。我的心跳得很快，因為數秒鐘以後，我馬上就會發現，在共產政權統治四十年以後，和恐怖的文化大革命之後，是否這廟也會遭遇了不可修補的損害？

瞧呀！這廟的內部還是很完整的。一層新的油漆和適當的修補當然會受到很大的歡迎，可是看上去一點並沒有被破壞的痕跡。有好幾位長者在談話中。他們看我們走進來，有點疑懼。有一位看上去像是族長的，問我們：「你們來做什麼？」我正在想要怎麼回答的時候，我的外甥替我回答了：「我們來這兒看看。」看我們沒有敵意，他們也和緩了。這族長問「請問貴姓？」我的心開始往下沉。我幾乎不能再等待了，粗魯地，我幾乎用不禮貌的語氣問：「你姓什麼？」他回答：「邱。」這時我所有的隱諱都消失了，用非常激動的聲音，我幾乎用喊的聲音叫出來「我也姓丘啊！」我的祖父在這裡出生。雖然我的父親在緬甸的仰光出生，可是在這裡長大。而二代以後的我，一個這裡的陌生人，找到了我的根，走到我祖先的土地，站在邱氏家廟裡面！

邱氏家廟大約是公元 1800 前後造的，如果不是更早的話。造的時候一定也化了不少工夫和金錢，因為造得很牢。即使經歷了過去半個世紀的，在動蕩時代不可避免的在保養方面的忽略，它的基本結構還是很穩固的。用敬畏的眼光，我仔細看了它的精工彫出的木樑，同粗大的石柱上浮彫的龍，鳳，以及其它神話中的異禽怪獸〔同台北龍山寺裡的一模一樣〕；這廟的格式是公元 1800 左右典型的南方建築風格，相當於歐洲的巴羅克 (baroque) 或洛可可 (rococo) 的時代。祭壇上沒有神像，只有不少鑲金邊的祖宗的牌位。想來這些都是在丘或邱族中有名的祖先，在朝中當過大官的。

大約六十歲左右的族長，用很生動的語氣描述了我父親在 1945 年戰後來新按社來拜家廟的盛況。跟隨當時中國傳統的習俗，我的父母來到家廟，祭祀祖先。

這位族長也生動地談起那時我父母把丘或邱族的人都請來吃飯，他當時只是一位青少年，可是也被請了。

我問族長將來邱氏家廟的未來情況。他說，海外富裕的丘或邱氏的宗親已經捐了一筆錢來修家廟，可是要求儘量保持原有的結構和格式。

族長再陪同我們去看我祖母，父親和叔叔居住的地方。這祖厝基本上說來類同家廟，可是有不少邊屋，我祖母住的是邊屋後面的其中一間房間。無聲和不動地，我站立在我父親童年和青少年居住過的地方，沉思。一世紀多以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時，我的祖母住在這房間時還是一位少女，她於 1964 年在台灣去世，享年 92 歲。我突然覺得，歷史上的時間是多麼會欺騙人啊！有時會覺得很長，有時會覺得很短。現在住在這裡的女子，將來也很可能也有孫兒女，而他們也可能在一世紀以後，也可能像我一樣地來拜訪祖先的土地。因此，歷史的時間可以說是很快的，因為我將看到一個世紀的消失，也可能已經看到另一個世紀的光臨，和預期的消失了。而在世界舞台上，往往從歷史上的眼光來看，在幾十年內，幾年內，幾個月內，甚至於幾天內，許多很重要的事都可能發生了。二個世紀是多長的一段時間啊！我們怎能預測到，下一個世紀要帶什麼給我們？

我十世紀的祖先們可能化上多年的時間，才從河南省一直遷移到現在的地方，福建省的最南端的海邊；這樣的遷移可能是他們一輩子才做過一次的旅行。而我只化了一天一夜的時間，就能從世界的另一端飛到我祖先的土地來。當我的祖先們逃難，離家遠行時，他們一定會感到極端的悲哀，因為他們一定知道，他們永遠沒有回去的希望了。而對我說來，這次的旅行只是偶然，順路的旅遊。我突然感覺到，我對「世界村」這名詞有一種極深的瞭解。我的兒女們大約不會有像我一樣對我的祖居地，也是他們的祖居地，有這麼深刻的依戀。對這失去的依戀，我一點也不感到悲哀，悼惜，也沒有一種覺得有不可補救損失的情操，因為對我的兒女們來說，整個地球也不過是一個宇宙中的小村落，而他們已經把這個小村落認為是他們的祖居地。